皇明制書

御製大誥序

朕聞曩古歷代君臣。當天下之大任。閔生民之塗炭。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為民造福。當是時君臣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監。海嶽效靈。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斯君臣之逝遐且久矣。育民之功。載諸方冊。猶如見存君子。讀誦至斯怵然情懷感激。仰慕於千萬古之下。恨不目擊耳聞。樂此昇平。以為慶幸。昔者元處華夏

實非華夏之儀所以九十三年之治華風淪沒彝道傾頽學者以經書專記㸃為竒其持心操節必格神人之道畧不究竟所以臨事之際私勝公微以致慾深曠海罪重巍山當犯之期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若此乎為覆身滅姓見存者曾幾人而格非嗚呼果朕不才而致是與抑前代汚染而有此與然曠由人心不苦致使而然令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敢有不務公而務私在外

贓貪酷虐吾民者。窮其源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洪武十八年十月朔序

御製大誥

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鹵校刊

君臣同遊第一

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專在竭忠守分。智人悟之。有何難哉。今之人臣不然。蔽君之明。張君

之惡邪謀黨比機無暇時凡所作為盡皆殺身之計趨火赴淵之籌

官親起藁第二

曩古之君除堯舜禹湯文不過尚書畧節之紀餘無備載難以測云其秦不可法自周至於漢晉唐宋當時賢人君子臣於斯歷代者受任方隅所任之事各必躬親理之所以視吏卒如奴僕待首領官若令之恭謙善者禮之不善者奏聞黜之凡所施行諸事議論已

成正官首領官親行草藁後吏精書之而乃書押印行所以事多端正並無過誤稽遲所以食天之祿安如磐石名流萬古耿耿而不磨

胡元制治第三

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語意不通過任九域之中盡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辯凡諸事務以吏為源文書到案以刊印代押於諸事務忽畧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後風俗雖異語言文墨且通為官任事

者畧不究心。施行事務仍由吏謀比前歷代賢臣視吏卒如奴僕待首領官若叅謀遠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衆往往蹈襲胡元之弊臨政之時袖手高坐謀由吏出並不周知縱是文章之士不異胡人如戶部侍郎張易進以儒業授掌錢穀凡諸行移謀出吏已於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錢糧槩知矣朕詢明白茫然無知惟四顧而已吁昔我中國先聖先賢國雖運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

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三年矣無志之徒竊效而為之雖朕竭語言盡心力終歲不能化矣嗚呼艱哉

薦舉首領官第四

或有忠臣在職數觀首領官吏倘有大智之士屈在下僚一時不能上達其忠臣不特已用其賢能又將速薦以安社稷致君堯舜豈肯送用無藉隱匿非常之才古者聖臣嘗以

此為常。又不以為罕矣。

諭官之任第五

朕命諸司官。前徃任所。每常數數開諭導引為政。勿陷身家。其諭之辭曰。汝知不才者乎。令所在有司。坐視患民。酷害無端。政由吏為。吏變為奸。交頭接耳。議受贓私。客謀科歛悶奸既成。帖下鄉村。聲徵遍邑。民人嗟怨。此果交頭接耳。客謀徵歛。機軸之深。乎民人既怨何謀之良哉。汝不見事覺之後。受刑在禁。議

罪已明身居工役之場贓在數千里外妻子收存若有之眷屬無之者有之多在異姓收藏臨期欲以為用安得而至耶是致家破身亡贓為他人所有比若是而無益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淵泉焉賄賂之財何益之有哉汝往任事勿蹈前非

軍人妄給妻室第六

山西洪洞縣姚小五妻史靈芝係有夫婦人已生男女三人被軍人唐閏山於兵部朦朧

告取妻室。兵部給與勘合。着落洪洞縣將唐閏山家屬、起赴鎮江完聚。方起之時、本夫告縣、不係軍人。唐閏山妻室。本縣明知非理。不行與民辯明、擒拿奸詐之徒、推稱內府勘合。不敢擅違、及至一切內府勘合。應速行而故違者不下數十餘道。其史靈芝係人倫綱常之道、乃有司之首務。故違不理。所以有司盡行處斬。

刑部追問妄取軍屬第七

刑部尚書王肯將史靈芝并本夫及妾取軍屬奸夫盡行提取在部不行明坐妾取他人妻室為妻之罪又不問鄉貫同否曾無日前有奸郄乃吹毛求疵詢問出史靈芝三歲時曾定與奸夫唐閏山兄為婚其人奉出幼已故靈芝長成與姚小五為婚已生男女三人王肯尚欲差人原籍勾取三歲媒合之人意在動擾良民持權妄為有乖治體非止一端

尚書王肯誹謗第八

刑部尚書王峕持五刑以弼五教峕所習者先聖之道及其行也不體先聖之教縱奸頑之志韜良善之心懷暴誹謗惟在沽名凡奏刑名增減情辭故行出入每每不當御史唐鐸按實將欲勾問其王峕面傷唐鐸徑引唐則天故事上侮朝廷下慢執法之官其詞曰你入我罪久後少不得請公入甕今所言王峕之事不過一二爾不才多矣

陝西有司科斂第九

陜西布政司按察司官府州縣官王廉蘇良等害民無厭恬不爲畏造黄冊科歛於民朝覲科歛於民買求六部寬免勘合限期科歛於民徵收二税促逼科歛於民造上中下三等民冊科歛於民其贓官贓吏實犯在獄招出民人官吏指定姓名各寄鈔銀氈衫氈條氈褥氈襪頭疋等項各照姓名坐追其布政司府州縣鬧此一至且不與原指寄借姓名虚追還却乃一槩遍府州縣民科要平加十

倍。如此害民。其心畧不將陝西百姓於心上瘠瘦。民人苦楚。且如西京莊浪等處河州臨洮岷州洮州軍人。缺糧著令民人𧼈運。地將盈壹尺餘。深滿陡澗。高山峻嶺。庄農方息勞倦。未暇各備車輛。重載涉險。供給軍儲。中路車頹牛死者有之。人亡糧被盜取者有之。若牛死車存。人在中途。進退兩難。寒風凜冽。將欲隳損裂膚。上畏法度。謹遵差期。雖死不易。苦不勝言。設若到衛交納。淋尖跌斛。加倍輸

納無敢妄言如此艱辛布政司府州縣官按察司官果曾軫念於民為此法所難容各科重罪

山西運糧第十

山西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關賢武宣等職貪無厭視民豈如禽獸且如澤潞等州平陽等府糧餉北供山高風猛地槩溜氷雪盈川野冷切人骨寒逼牛心中途車摧牛死雖有人存進退兩難且納糧之難猶頗少苦其

納草之艱甚矣一車之草北度鴈門止足渾源車牛之用民人負細軟詣大同蔚朔鴈門等處易草輸納有司欲取民財實難言語故行刁蹬必欲本處載去致使民人轉運艱辛不勝之苦惟天可知嗚呼哀哉有司食天之禄豈有天災人禍不至者耶今之所犯法所難容

麥稅山塲竹木第十一

湖州府官吏劉執中等。不謀公而謀私。將耤沒㕙稅山場所產木植。砍伐二十九萬。設計差夫搬運賣遍府縣。然後止差五千人搬運。後與各人夫。及推官呂惟賢等。通同作弊。除各匿入己外。止觧二萬餘根至京。自取之禍。安可逃乎。

五府州免糧第十二

應天宣城太平廣德鎮江五府州。為是興王之地。久被差徭。特將夏秋稅糧。不時全免。惟

元未入官田地。我朝籍沒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令全免。民難消受。所以減半徵收。凡免糧去處如此。但凡民糧不一槩全徵。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君子詳觀。果可容乎。

武進縣夏稅第十三

常州府武進等縣官吏鄧尚文等將民人夏稅十分以九分上倉。一分入己。聲言民人科

歛未足巧於富戶處借納如此害民既徵不足借於富戶果後以何倍還以此觀之富民不免致害終無倍還之意

廬州府夏稅第十四

廬州府夏稅知府韓克佐等不憂民艱言十八年夏稅小麥粃細不堪爲糧欲令民抵對米折朕諭戶部天時所收如此當以此上倉況此際時當六月舊收稻糧已絕小民聘望新麥已成若不徵麥而徵米是故虐其民其

廬州府官之罪戶部之罪果得而逃乎

張夢弼私遞贓私第十五

通政司經歷張夢弼子在朝父在鄉父子同謀貨緣朝官搆為黨比私遞贓私坐名前去山西沁水縣追取其本縣官朱坦等不於本家追取一槩以為營計科斂吾民擾動一縣代奸陪贓其縣官及張經歷父子果可釋乎

吏毆官長第十六

各處有司惟務奸貪不問民瘼政聲醜陋愚

民所恥。所以蘇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開化吏人徐文亮等。卛視二縣官長鄧源湯壽輕等於應毆打罪雖吏當官何人也。

皁隸毆旗軍第十七

蘇州府崑山縣皁隸朱杲一等不聽本縣官李均約束毆打。欽差旗軍罪至極刑。若旗軍縱有贓私所司亦當奏。

聞區處安可輕視。

皁隷敺舍人第十八

金華府縣官張惟一等。出備銀鈔衣服等項。齎送欽差舍人。舍人不受。就欲擒拿。時令府官封收其物。府官自知其難。舍人臨行。其府官發怠。故縱皁隷王詩孫等敺打舍人。事覺。皁隷斷手。府官之罪。又何免哉。

攬納戶虛買實收第十九

各處納糧納草人戶。往往不量攬納之人。有何底業。一槩將糧草付與解來。豈知無籍之

徒將錢糧赴京止。買賓收糧草並不到倉。及至會計缺少。問出前情其無籍之徒惟死而已糧草正户罰納十倍。奸頑還可逞乎。

雨澤奏啓本第二十

各處有司諸事奏啓本。及雨澤奏啓本赴京。中間多有不書寫姓名。有寫而不稱臣者以數千里數百里。造文一紙以對人君姓名尚不謹書此果爲人臣之禮乎。於中不恤吾民可見矣。

勾取逃軍第二十一

十二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為兵部勾取逃軍或有頑民犯法各部勾取其布政司府州縣貪圖賄賂不將正犯觧官往往拿觧同姓名者因贓迷惑其心止知己利不知良善受害無可伸訴若將犯罪受刑之苦以己推之豈有貪贓害於良善者且罪人受刑罪重晝則枷項杻手夜則繫項鈐足輕則鎖索牽行父母妻子悲啼送程倉卒一時催起路無

盤費是從父母妻子收拾盤纏意在往供有司刁蹬不與引行既而買引沿途追赶有中途病死者有飲食不節而得病者所勾之人惟恐違限日加箠楚雖有微命猶在幾死之間若法司審理不明即作真犯擬罪若上官既明吏不枉法方得放歸其苦萬端當時法司肯將此苦量推於己豈有良善受害哉然有司因此無辜於良善天鑑不遠一旦發露罪及身家如此者數數開諭每每加刑曾有

幾人而省此禍殃。

婚姻第二十二

同姓兩姨姑舅爲婚。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此前元之胡俗。朕平定之後。除元氏已成婚者勿論。自朕統一。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務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方十八年矣。有等刁頑之徒。假朕令。律將在元成婚者。兒女已成行列。其無籍之徒。通同貪官汚吏。妄行告訐。致使數十年

婚姻無錢者盡皆離異有錢者得以完全此等之徒異日一犯身亡家破悔之晚矣胡人之俗豈止如此而已兄收弟婦弟妝兄妻子承父妾有一婦事於父生子一父亡之後其妾事於正妻之子亦生子一所以夫婦無別綱常大壞與我中國聖人之教何如哉設理舊事難爲者多矣所以元氏之事不理爲此也今後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誅

賣放浙西秋糧第二十三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伍拾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筭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縣官黄文等通同刁頑人吏沈原等作弊各分入巳

諭官生身之恩第二十四

朕常命官每諭生身之恩最重其詞云何曰汝知父母之慈乎且初離母身乃知男子母

徑聞父生兒矣父既聞之以為禎幸君兩月
間夫妻閑子寢矣父母亦歡幾一歲間方識
父母舊動父母或肚踢或蹤行或馬跑有時
依物而立父母尤甚歡情然而鞠育之勞正
在此際所以父母之勞憂近水火以其無知
也設若水火之近非焚則溺冬恐寒逼夏恐
虽傷調理憂勤勞於父母豈一言而可盡及
其長也有志四方能不致父母之憂此為孝
也更能異閭里之子出民上衣食豈奉於父

母溫凊之道以時侍終之期設備人子之道
無以加矣今為官者往往不才父母在堂者
忘鞠育之恩而妄為彼雖不知父母之慈父
母之慈未嘗有間良妻在室故忘夫婦之道
與合野婦彼雖不知良妻之節良妻之節未
嘗有間且如福建道御史于敏初任衛知事
犯法遭刑其妻擊鼓以救朕屈法以赦之以
全貞良之婦朕謂敏曰京師人煙輳集刁詐
容貌者多少年婦女居京一心於夫者鮮矣

惟欲夫終日不歸歲月不還得以自由今汝之妻親父母之良哉柔訓如是間有者也是勿自棄諭後復任御史不踰年復作非為罪當徒役其妻復救仍往貞良赦之復諭曰良哉之妻汝勿自棄仍前御史復不踰歲大肆奸頑交結朋黨比周京內一犯之後朕親審問自知罪惡淵深朗然自筆奸黨之情略無阻滯朕謂曰汝何若是對曰人到神思昏處不知如何又作非為大抵要不過內外人朝

說暮說浸潤。一時見利忘身。朕謂曰。此時如何曰。臣皖刑方覺悔之不及。此于敏若是而對。朕所審兒非一日所對未嘗異辭。嗚呼愚頑終化不省。臨刑方覺死而後已。嗚呼生身之恩既不能報。貞良之妻自棄不撫。古至于今。若此者鮮矣。

開州追贓第二十五

有司務在刑民疾苦。撫安良善。罪奸治頑。仲寃理枉。其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係江西

布政司九江府着儒受任以来不將所學運用以持心而乃棄先聖先賢之道私邪妄作上謗朝廷下虐良民其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通同六部官郭桓等十三項丁廷舉等寄借贓鈔各官事發坐名定數遣人追取本州官吏羅從禮等分寄一萬七千貫州判劉汝霖不將前項所寄贓鈔照名追還却乃帖下鄉村遍處科民代陪前項鈔貫朕知諸處有司一體如是故出誥播

告天下官民人等所有物件錢物寄借須憑文約如無諸司不理者抵罪其州判劉汝霖視為泛常仍復出帖科民甚至禁錮其民逼令納鈔其帖之辭曰民以朝廷追贓為重致有開州者民不忍坐視民患赴京面奏者五人馬即還人拨治果如奏狀於是將州判劉汝霖梟令於市

朝臣優劣第二十六

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事覺發露天下

諸司盡皆贓罪繫獄者數萬盡皆擬罪或曰。朝廷罪人王石不分。吁朕聽斯言。所言者理哉。此君子之心。惻隱之道。無不至仁。此行推之於君子則可。小人則不然。且都察院詹徵刑部掌部事唐鐸二者異同。下人所事亦異同。徵剛斷嫉惡不容奸偽。所役之吏鬢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蓋不得肆其貪有若是其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其人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少不足屢

被小人相累。陷極刑者二三。朕深知其德。宥而弗罪。以眷其德也。今奸人小人不然。微闕。則謗訕滿朝。鐸重厚無疵。其奸人小人。反為懦而無為。一切行移計稟。皆侮文弄法以愚之。賄賂公行。鐸無奈何。嗚呼。聰明光非者以為非。淵泉其德。海容其物。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此耶。當諸司酷害於民。有能惻隱民艱。不與同類科歛之際。或公文不押。或阻當不行。或實封入奏。以恤吾民。此際不分輕重。豈

不妄及無辜。每每科無阻當。徵無惻隱。混貪一槩。又何分之有哉

問贓緣由第二十七

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究贓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賄於部。則拘布政司至。問斯賄爾自何得。必指於府。府亦拘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姦。豈可隱乎。其令斯出。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嗚呼。君子見而

其政尤勸小人見而非心必省。

京民同樂第二十八

在京民人，朕於靜處少有暇心，即思必與同樂。不期愚民爲胡陳所誘，一槩動搖，至今非心不格，而從心異，曩者愚民奔走門下，紛然蔬起，搆作馬前之卒，爲奇謀，爲吏役之道，自慶奸狡蔽其仁心，是非迷其本性，由是身亡家破。邇年以來，坊廂人戶，不許差役使得遂其生。今者諸司犯法，贓在坊廂，其坊廂村店

人等不奉朕命因替奸貪隱匿直至身亡家破而後已。今後天下內外城市鄉村凡我良民。無得交結官吏設若家道生受誤用官吏贓私錢物纔聞官吏發露即於所在官司首告。與免交結之罪

官民犯罪第二十九

今後官民有犯罪責者若不順受其犯罪重作輕買輕誣重或盡行買免除死罪坐死勿論餘者徒流遷徙笞杖等罪賄賂出入致令

冤者不伸枉者不理雖笞亦坐以死法司罪同犯者此犯不分贓之巨微除失錯公罪不坐凡私的决並不虛示。

僧道不務祖風第三十

僧尼道士女冠敢有不務祖風混同世俗交結官吏為人受寄生放有乖釋道訓愚之理若非本面家風犯者棄市

民不知報第三十一

民有不知其報而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

因不知其報不知其感激一日天災人禍並
至茫然無知其由憂愁滿室抱怨橫嗟孰不
知不知其報而若是耶且以社稷言之古先
哲王立壇以祀之嚴恭祗奉未敢有怠何也
蓋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五土發生五穀
為民立命天子不能遍祭於天下則諸有司
立壇所在而祭之又立大社大稷於雉闕之
右與廟相對親之也所以春祭於社祈嘉穀
之生成秋之祀是報成也凡良民造理者居

一方一隅食土之利不拘多少其心日欲報之其誠何施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猶父母雖報無極良民有此念者家道不興鮮矣方今九州之民有田連數萬畝者有千百畝之下至於百十畝者耳於利其利而不知其報者多矣然而未嘗不為富破其家貲以保其富嗚呼至此之際怒冒神人天災人禍由是所以破家貲不過賄賂有司若差不當小民靠此所以不知其報在此也若欲展誠以

報社稷。爲君之民，君一有令。其趨事赴公。一應差稅無不應當。若此之誠。食地之利立命之恩斯報矣。咸云君養民。果將何以育之。君之服食皆民所供。衣食既係民供。果何養民哉。然君之養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民生者未之有也。所以五教育民之安。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既興無有不安者也。民不循斯教者。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無別。長幼不序。

朋友不信。強必淩弱。衆必暴寡。鰥寡孤獨篤癈殘疾。何有之有焉。既不能有其有。命何存焉。凡有此者。五刑以加焉。五刑既示。奸頑斂跡。鰥寡孤獨篤癈殘疾。力弱富豪。安其安。有其有。無有敢犯者。養民之道斯矣。今之頑民罔知立命之由。妄破家資。買囑官吏。故犯憲章。身亡家破。由人神之監見也。百祥百殃。信矣哉。

水災不實第三十二

有司牧民水旱災傷是爲急務自朕即位以來各處水旱災傷蝗蝻生發民人告災有司多不准理及至准理通同無籍頑民以荒作熟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小民愈覺艱辛以熟作荒無籍頑民以爲得志孰不知天災人禍至有日矣嗚呼君子小人得有司之位者當災傷之際君子所以難爲小人易爲云何君子受理被頑所誣所以受與不受者兩難哉盖由頑民致是小人徑理以其賄賂行焉誣

上廑下。竟不爲畏。且如高郵州民有水災。朕令進士詣路。未至災所。其有司民人。即以災冊至進。上謂曰。未曾沿埏履畝。先進是冊爲何。曰馬前冊。嗚呼。民有不淳者。其同知劉牧不才尤甚。若允馬前冊以進。更徵與顏色交談。馬前冊爲實哉。賄賂公行矣。其進士不諾。必欲親詣災所。其同知劉牧與頑民議。將已熟禾稼。盡行剗去。引水灌其地。若此者若干頃畝。嗚呼。所以君子未敢受理者爲此也。同

知劉歆易爲受理者亦如此也

奸吏建言第三十三

紹興府餘姚縣吏葉彦彬父亦在閑之吏其子邑吁曰小疾靈以黃冠符籙印作縣印用使批文下鄉騙民被弓兵史敬德覺露本吏賄於有司虛有罪實釋之後以吏役起赴京師其吏心懷舊恨外名仁義内包禍心建言便民事理中合報讎於弓兵史敬德等三人衣所言章皆以人至法司對問間所言事內

已虛三件。况實報讎告人。御史王式文徇情出妄告之罪。御史王式文因別事不公者多。由小疾靈因事發露。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書吏梁仲真亦然。既刑之後。皆繫獄中。係原問小疾靈之官。不餘数日。乃與小疾靈同獄。疾靈係是有罪之徒。因罪未决。得以縱横。遶房代人書寫疾靈事內。被告者知疾靈奸詐百端。難以口對。免曰。毋我對辭。疾靈知被詐者畏懼。謂曰。若毋對。爾將何我。益曰。以銀相送

將在獄中不便取人各與花押一枚寫照是後各出繫獄果送鈔錠布匹時朕親問諸司疾靈他犯又將及身促爲所知畏懼罪責乃以鈔錠段絹布來赴通政司首鳴呼人不畏法有若是歟疾靈繫獄處所點刺斷筋首盈牢呻吟動地膿血交流本身之罪未決敢於若楚處受贓父本老吏朝廷起取即推風疾不起其子赴京父子俱至疾靈被獲傳云父亦在是詢及疾靈伊父果來乎對曰歸矣

遣人試捕就京被獲父子無端有若是耶詢
情鞫弊其罪甚深父子皆死孰不目擊耳聞
其他犯者尤有甚焉

倉庫虛出實收第三十四

天下倉敖并庫藏等處官攢斗級人等有犯
贓私問贓自何而得必供虛出實收與納戶
某人接受錢物若干當此之際憑招勾納戶
到官加倍追陪當該法司不行如勑究問追
徵罪如犯者

行人受贓第三十五

行人受命而出，或捧制書，或尋常差使，或催督六部都察院公事，所在受贓者，問贓自何而來。必供諸司所與，擒至諸司，問此賄賂錢物從何而至，必供取之於民。其害民之奸，豈可隱乎。當此之時，除民人被其威逼科斂不罪外，官吏與者受者罪同

民陳有司賢否第三十六

自布政司至於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

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財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不才明指實跡以憑議罪更賢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縣官吏有能清廉直幹撫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許境內耆宿老人遍處鄉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連名赴京狀奏使朕知賢凡奏是奏非不許三五人十餘人奏且如府官善政縣府所屬耆老各縣皆列姓名具狀其律內不許上言大臣美政係干禁

止。在京官吏人等。毋得循私黨比。紊亂朝政。在外諸司。不拘此律。

籍沒攬納戶第三十七

攬納戶攬到人戶諸色物件糧米等項不行赴各該倉庫納足。隱匿入已。虛買實收者。追物還官。然後處以重刑。籍沒家產。

安保過付第三十八

所在府州縣安保之家。并說事過錢人。皆以口舌利便說誘。是致君子。一時被其昏愚陷

入憲章。今後敢有如此者。處以重刑籍沒家產

詭寄田糧第三十九

將自己田地。移坵換段。詭寄他人及洒派等項事發到官。全家抄沒若不如此靠損小民

冐解罪人第四十

所在有司官吏上司着令勾解罪人往往賣放正身將同姓名良善解發今後如此該吏處以重刑

折糧科斂第四十一

浙西所在有司凡徵收害民之姦甚如狼虎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錢一百文車脚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福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重科馬草第四十二

馬草事戶部侍郎郭桓等官受要應天太平

鎮江寧國廣德五府州納草人徐添慶等戶賤鈔不行追徵合納馬草卻於已納安慶府人戶內多科補納五府州原欠數目以致農忙時月勾取各各人戶到官問出前由害民之奸纔方顯露

諭官無作非為第四十三

諸衙門官到任朕嘗開諭無作非為顯爾祖宗榮爾妻子貴爾本身以德助朕為民造福立名於天地間千萬年不朽永為賢稱去後

曾幾人依朕所諭到任之際掌錢穀者盜錢穀掌刑名者出入刑名使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致使御冤無訴縱然欲訴下情不能上達間有達者朕知其然擒奸貪獲甚道置之極刑或加流竄刑以徒役決以笞杖是非分明死者且已生者以是飾非謗朋友誑鄉曲皆曰本身無罪乃云朝廷刑暴如此謗訕者多矣朕嘗開諭之際甚是明白往往不依朕言反自取禍且如惡人犯罪善者過誤遭刑二

者有畏笞杖傷及肌膚者有畏死而不得生者二者畏罪甚矣乃以金帛賄賂於當該其當該者反不以揚祖宗禁妻子貴身惜命為重前二者畏死買生為官者反不畏死徑接受其贓將自己性命故入憲章臨刑赴決纔方神魂蒼惶仰天俯地張目四顧甚矣哉悔之晚矣豈止晚矣終不獲生如兵部侍郎王志為勾補逃軍等事受贓二十二萬朕親問之爾貪何若是對曰財利迷其心雖君親亦

志之曰今如何對曰臣臨刑方覺悔不及矣嗚呼財利之迷人非正人君子至賢之士不可得而免矣嗚呼免何難哉其不用心爾曩元末之時群雄並起孰不以子女玉帛為先良騎美服為上酣歌作樂為奇生離人父母妻子為妙朕亦擾攘中於斯數事為何不能其保身惜命而不敢當未定之特攻城畧地與群雄並驅十有四年餘軍中未嘗妄將一婦人女子惟親下武昌怒陳友諒擅以兵入

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歸朕忽然自疑於斯之為果色乎豪乎智者監之朕為保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為蓋為慕聲色貨利者數數朝興暮敗監此非為終不同其愚志量豈難哉

社學第四十四

好事難成且如社學之設本以導民為善樂天之樂奈何府州縣官不才酷吏害民無厭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有願讀書者無錢

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部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將此輳生員之数欺誑朝廷嗚呼噫嘻天災人禍若不災於此官此吏載在祀典之神無憑可敬似此善道難爲惟天可鑒智人詳之朕恐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一時住罷復有不知民艱茫然無知官吏害民者數言社學可興

吁古云爲君難誠如是爲臣不易果然哉聞有忠良同兇頑之徒聯𢾭日被所污終不能清不易哉甚矣嗚呼惟天可鑒兇頑之徒何父母所生造惡以陷人終化不醒神明鑒焉禍有日矣遲疾焉

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

今後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爲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若彼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詞誹陷一時不能明

其公心遠在數千里情不能上達許本處城市鄉村耆宿赴京面奏以憑保全自今以後若欲盡除民間禍患無若鄉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歲終議赴京師面奏本境爲民患者幾人造民福者幾人朕必憑其奏善者旌之惡者移之甚者罪之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舉此行即歲天下太平矣民間若不親發露其奸頑明彰有德朕一時難

知所以囑民助我為此也若城市鄉村有等起滅詞訟把持官府或撥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許四鄰及合郡人民指實赴京面奏。以憑祛除以安吾民嗚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視縱容奸惡患民故囑。

文引第四十六

凡布政司府州縣。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務。雖無文引同行人衆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於三五百名所在關津把隘去處問知面

奏即時放行。毋得阻當。阻者論如邀截實封律。

民知報獲福第四十七

方今富豪之家。中等之家。下等之家。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去古既遠。教法不明。人不知其報。反造罪以陷身。富者田多詭計。極從洒派他人。中者奸頑少同。下者因無可恃。歲被靠損者有之。上中數犯罪責者有之。傾家蕩產者有之。蓋由不知其報而致然耶。

若使知報之道知感激之理則於閑中起居飲食不時舉手加額乃曰税糧供矣夫差役矣今得安閑上奉父母於堂下撫妻子於室雖篤癈殘疾當有家貲除依差税外餘蓄家貲本身生不能捍本家之患與其免頑之徒孰敢稱名道姓而盗取之云何蓋君禮法之所治也禮人倫之正民間安分守禮者多法治奸緾頑二者並舉遍行天下人民大安所以孝子順孫得奉祖宗父母父母已逝者除

歲時祭祀外餘有甚有優游於家庭遂歡妻撫子於一生絕無禍殃為何盖為知其報矣

偽鈔第四十八

寶鈔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兩浙江東西民有偽造者甚惟句容縣楊饅頭本人起意縣民合謀者數多銀匠密修錫板文理分明印紙馬之戶同謀刷印捕獲到官自京至於句容其逢九十里所梟之屍相望其刑甚矣哉朕想决無復犯者豈期不逾年本縣村民亦

偽造寶鈔甚焉鄰里互知而容行死而後已
嗚呼若此頑愚將何治耶

郭桓造罪第四十九

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無如郭桓甚焉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
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
耳若將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
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四府鈔五十萬張賣
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

等頁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偷盗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盗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筭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課程共折米筭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積糧嗚呼古今貪有若是乎其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已者幾何罪及同謀愚頑者先死紀必救焉空倉廪之府庫皆郭桓為之

楊州魚課第五十

楊州瓜埠河泊所欠魚課鈔四萬張其郭桓着令追陪通同楊州府知府戰慎不令網業戶及湖官陪償却乃行下富戶追陪追鈔既足各人分受入已變賣銀兩其所欠四萬贓鈔行下湖官原籍江西布政司追陪及其鈔至猶且因循不進意圖入已雖未入已由是而作嗚呼楊州魚戶欠鈔指以湖官原籍江西着令江西布政司追陪其布政司不才將平民一槩科陪又非楊州河泊所民初本所

欠四萬。今兩處共追八萬。揚州四萬已行入已重復追徵四萬又欲侵欺君子監焉人有如此無狀者

吏屬同惡第五十一

府官州官縣官府吏州吏縣吏一切諸司衙門吏員等人初本一槩民人居於鄉里能有幾人不良及至爲官爲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雖刑不治朕思是官是吏。其父母妻子聞此酷害良民如何並不推已以戒之以諫之

致令身家禍焉。詳觀其屬。非同惡相濟。豈如是耶。

納糧入水第五十二

納糧人戶及收糧倉官斗級人等身亡家破皆自招也。且如大軍倉廒每間不下萬餘石。良民務以乾圓潔淨上倉。奸頑無籍之民但知己之圖利不知所褁甚多。且如有納一千石者。通同倉官人等。入水上倉。比所納者止是一千。入於萬石之中。一蒸之後滿廒盡壞

所納甚少所棄甚多天災人禍豈有不致者耶

納豆入水第五十三

馬料豆年年有等奸頑人戶通同倉官人等拌水拌豆以增斛面弊同手米米棄尚有可食者豆棄六畜不食人何用之每倉一間不收萬餘石因一戶奸頑攙水交納濕熱一蒸盈厫皆棄如此者多矣及期拿住官攢人等治以極刑無知朝廷艱辛者乃曰刑酷孰不

知此等之徒奸頑無厭近為郭桓敗露倉拆厫移平基毀墻得見官攢人等造禍之深有如此將米豆稻成千餘石或百石盡行埋瘞於地下一槩毀爛其数不少設心如此君子監焉

造冊科斂第五十四

至造上中下三等黄冊朝覲之時明白開諭毋得擾動郷村止將黄冊底冊就於各府州縣官備紙劄於底冊內挑選上中下三等以

憑差役庶不靠損小民所諭甚明。及其歸也。仍前着落鄉村巧立名色團局置造科歛害民此等官吏果可容乎

積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積年民害官吏有於任所拏到有於本貫拏到此等官吏有發雲南安置充軍者有發福建兩廣江東直隷充軍者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這等官吏皆是平日酷害於民者。且如勾逃軍賣正身解同姓朝廷及當該上

司勾拿一切有罪之人。責正身解同姓朝廷
着追其人。寄借贓鈔。皆不於其人處正追。却
於通郡百姓處。一槩科徵代陪。就中𣏌落入
已不下千萬。其餘生事科擾。及民間詞訟。以
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寃枉下民。銜寃
滿地。其貪婪無厭。一時筆不能盡。此等之徒
見在各處軍者軍。工者工。安置者安置。設若
潛地逃回。兩隣親戚。即當速首。拿赴上司。毋
得容隱在鄉。以為民害。敢有容隱不首者。亦

許四隣首其容隱者同其罪而還發之以本
家產業給賞其首者。

差使人越禮犯分第五十六

皁隸係是諸司衙門執鞭隨鐙驅使勾攝公
事之人此等之徒往往承差於所屬衙門幹
辦公務或勾罪人徑入公廨據公座而坐者
有之當道直行者有之從正門入者有之嗚
呼公廨朝廷所設祿君子貴賢人分理庶務
民人瞻仰之所豈是奴僕皁隸人等入正門

馳當道坐公座有乖治體此等之徒父母不
教妻子不諫致使奴僕之體褻慢官制今後
敢有如此者全家遷入雲南當該主使者臨
遣之時不行省會毋得杞分杖一百其容令
入正門馳當道坐公座此等衙門官吏不行
觉覺枚一百流雲南已將洪武十八年秋九
月為水災事楊州府差皁隸宋重八下高郵
州傳道事務其高郵州同知劉牧輒令本卒
入正門馳當道坐公座劉牧跪與執結嗚呼

其同知劉牧不才不如一婦人爾自賤其體
受皁隸宋重八辱興化縣知縣敖德真皁隸
宋重八到縣亦欲如此知縣敖德真執法不
從以致事覺已將同知劉牧皁隸宋重八杖
斷流入雲南烟瘴興化縣知縣敖德真受賞
嗚呼君子小人有若此之異乎自今以後各
宜慎之敢有不遵者當該受辱衙門拿赴京
來吏員承差人等敢有如此者其罪尤甚若
六部都察院在京諸衙門及駕前校尉力士

旗軍行人等非捧制書止受批差敢有似前越禮犯分者許所在官長實封入遞今後除朝廷差委各處要招打斷外其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塩運司府州縣毋得輙差吏員承差皁隸人等於各衙門要招打斷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祭祀不敬第五十七

聞諭為一郡一邑之主豈止牧民而已其鬼神必欲依之陰陽表裏以行人道故諭之出

則辭於神。入則告於神。官長既敬民必畏從之民人既敬鬼神眞安。一方善惡。災歸福歸必不至於妄加論後曾幾人虔恭寅畏豈止不畏江浦縣知縣劉進等盜其祭帛。華縣知縣陸一鵬等未祭而先食其牲牢臟肉。聞喜縣丞周濟以活鹿從人爲玩物以死肉奉祀於山川社稷之神。嗚呼。人有不才者如是。然不旋踵而亡者幾人。其禍安得而逃耶。

鄉飲酒禮第五十八

鄉飲酒禮朕本不才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
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
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
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
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
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
知或　坐中人發覺主者罪以違制奸頑不由
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虛示鳴
乎斯禮始古先哲王之制要良民於宇內亘

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隣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從者昌否者亡

鄉民除患第五十九

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害者會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

截阻當者梟令拿赴京之時關津渡口毋得阻當

況匿卷宗第六十

金吾後衛知事靳謙始由小吏起取赴京見其年壯聰敏徑授金吾後衛知事操持案牘掌管衛兵初見聰敏朕以為必然至誠託以心腹雖有機密事務亦曾使令究馬幾歲間事蹟不律如不律者皆罪之獨謙且免謙不知其恩數犯以為常朕方知非是懷恩之士

命斷事官稽衛卷宗。令譕親檢卷宗，赴斷事
官覿面考對，及其至官。一衛卷宗，十不存一。
於是着追明白。譕終日支吾。獨以譏膚以拒
刑。又令妻妾擊鼓以訴冤之不實，斷事官覆
奏朕親問之。譕不以卷宗奏，卻言斷事官
誹謗朝廷，試將與斷事官周士民對問，委實
謗言。朕復問譕。斷事罪已爾。一衛卷宗安在。
譕不答。復問卷宗有無，亦不答。再問到了卷
宗有無。譕回言到了無。於是凌遲處死。嗚呼。

金吾後衛譏未任之先軍七千餘自譏到任增至八千餘其一切賞賜月支其数浩大譏盗賣倉糧数多剋落月支并賞賜其數亦浩大故不立案必欲支吾意在偷生安可免乎

馬站第六十一

站馬之設遠在萬里報不逾二旬安民之道甚矣洪武初兵方息民方生餘貲何有彼時自京至於西凉址平山西山東遼東四川皆設馬驛着定民人自備其良民奉命竭家資

以備走遞時一馬千貫者有之九百貫者有之七八百貫者有之貴矣哉以此觀之何民不因馬驛而貧矣嗚呼良矣哉古先哲王之教民閭相傳良民趨事赴功終不為怨教之良矣良民之良良尤甚矣洪武十四年十五年獄有囚者命人視審之謂曰死者欲生乎徒者欲免乎皆曰願曰爾破家貲買馬入驛以便走遞代先勞之民從之於是脫羈去禁各着役所一至驛所即買病馬以應之未久

馬死數以歛賄驛官不半年餘其斯賂之財可買上等馬一匹其奸頑之徒寧可不買馬入驛惟務賄賂驛官以致使臣至驛闕馬令人與行事發着買馬二匹役工役無休於斯之時奸民愈愚嗚呼中上之人着令走遞終歲人馬不閑雖是家道窘逼亦不敢有違以此觀之良者愈良奸者愈愚驗矣哉

開諭糧長第六十二

糧長往常民間不便盖是有司官不肯恤民

止是通同刁詐之徒生事多端取要財物民人一時不能上達如今教你每戶家做糧長民有事務糧長除納糧外閑中會鄉里一萬石糧內長者壯者與他說各處府州縣從古設社稷壇場官長每祭祀春謂之祈風雨以時五穀豐登秋謂之報成也古先哲王所奉之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五土者發生五穀立人性命王者不能遍祭所以所在食其利者令有司設壇以祀報之又於京內皇城

之外闕之右立大社大稷以對宗廟而祀之
特親之也所以春祈秋報為民造福今民有
數十畝萬畝或百畝數十頃數十畝者每每
交結有司不當正差此等之家不知千萬畝
田千萬畝覆數百十頃畝者如是其風雨霜
露與地相合長養五穀其家食其利以安生
往往不應正役於差靠損小民於糧稅洒派
他人買田不過割中間恃勢移坵換段詭寄
他人又包荒不便亦是細民艱辛你衆糧長

會此等之人使復為正。毋害下民。了畢畫圖貼說果有荒田奏知明白除豁糧長依說辨了的是良民不依是頑民民有不遵者具陳其所以。

妄告水災第六十三

鎮江州徒民有告水災者曹定等所告二百三十七頃所踏止一百六十五頃踏官拘草藁而視之其藁中之辭曰某頃某坵可作某頃某坵以熟作災。以災作熟初朕聞水災急

令人踏意在賑濟佃户有產之家槩給豈期刁詐之徒有此所以各處有司每逢人間水旱災傷往往不受理者爲其刁詐之民相累也且如丹徒曹定等以熟作荒者六十八頃九十八畝本家田萬畝有竒以熟作荒者四頃七十三畝彼爲狀首將民間餘災不報以荒作熟坑害善良爲此着脩城一百五丈嗚呼鎮江府京師羽翼之郡肇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徵稅止是當夫自洪武十四年

免徵秋夏稅糧。至洪武十八年五年年。並不曾徵稅。今年妄告水災。竟不知奸出何意。所以不赦者為此也。

姦貪誹謗第六十四

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說朝廷官難做。且府州縣止以秋糧夏稅言之。民人已將秋糧夏稅納矣。不甚勞於有司。二稅辦矣。其府州縣官。有就倉盜賣者。有與頑民相通。接受賍私。虛出實收者。此果民人難管。二稅艱徵

陷官於罪責耶實由貪而自取滅亡耶府州縣專一宣布條章辯民曲直民有戶婚田土鬬毆相爭一是一非務招明白不甚難於官吏既知是非輙起貪心倒持仁義接受贓私禍善福頑以招自身之禍此果刑名之難歟實奸頑之自取歟嗚呼絕賢輔我所用皆非忠志之士自作非為強聲君過妄彰君惡逢親友於所在掩非飾過昧已瞞人天災人禍豈有不遇者耶

設立糧長第六十五

糧長之設。本便於有司。便於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且如一縣糧該十萬。止設糧長十人。正副不過二十人。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其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嗚呼。其不才有司。官吏通同奸頑。貪緣作弊。故行零碎。先後設計。留難紊亂。不勞心力之事。自取滅亡。教化風俗。乃有司之首務。民有風俗未美者。朕何嘗速責於有司。

必待自漸而成。刑名失出失入。爲其人人。精神有限。智識短長。未曾輕責失出。失入之官。錢糧盡在民間。徵斂不足。其頑在民。何嘗即責有司。所以責者。接受贓私。故行出入罪名。於糧虛出實收。就倉盜賣。有特妄起科徵。如此虐吾良民。所以罪者爲此也。便於細民之說。糧長就鄉聚糧。其升合斗勺數石數十石。之家。比親赴府州縣所在交納。其便甚矣。柰何愚民猶有謗言。乃曰受害。此人情之難曉

有等糧長貪婪無厭。將自己合納二稅。盡爲衆戶所包。少有不從。倚官挾勢。臨門吊打。細民從之。有等糧長。心懷仁德。性體柔懦。上不倚官。下不挾勢。並不令細民包納本戶二稅。從實催徵。民情不然。欺侮懦弱。故行過期不足。及累善良。嗚呼。吾言至此。惟天可鑒。君子詳觀。

徵收不時第六十六

嗚呼。有司官吏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專以二

季徵稅為奸計麥方吊旗而催夏稅秋稅穀秧方節早催秋稅窘民於青黃不接之時逼民於結實未堅之際頻於箠楚得贓緩矣及其糧成而至可以上倉其官吏人等故行遷延刁蹬留難不得便於上倉直待有益於已而後已嗚呼天災人禍不至其徙自死必有日矣

戶部行移不實第六十七

戶部尚書茹太素左侍郎張易右侍郎張文

質木部郎中呂士威王士廉劉景顏員外郎蒲如真黃安主事傅友文王教徐阜良接恭李益王肅部文燁姚得榮蔚綬方彥逸等官故推調並將應施行事務故不施行及至督責口稱事務繁冗發落不開於是命總目日事若干以憑考驗十月十八日早來呈十七日事件數該一百四十三件勅給事中張衡監察御史胡昌齡比日考對所单之数各各公文皆非十月十七日本日公文盡共十月

初三日。連日累至十七日。故不施行。槩下數日。纔命稽考。却乃星夜將半月故行沉滯公文妄作十七日接納發放一百四十三件。面欺以爲冗繁細察。所以十七日止有公文六件行移以欺觀之。面欺乎誑一百三十七件。海內智人觀之。奸頑無藉之徒。擅敢肆侮如是。

御史汪麟等不才第六十八

廣東道監察御史汪麟。戶部主事王蕭係洪

武十八年進士登科之後朕嘗愛惜分布各司於公文並不署押政事與正官一體施行所以不押字者為何恐見任官不才有累進士所以事雖辦而字不押倘有事務差遲罪歸見任特意優容進士其諸進士不才者多恩且不懷奸猾日務獨汪麟王肅尤甚見其恩不懷而詐日習於是實授以職命事諸司未久戶部主事王肅藏匿錦衣衛力士支賞冊內力士四千名本衛知事累次索取推稱

亡去終不肯與致令衛知事陳叔名奏聞朕親問之其冊安在曰亡矣朕謂曰斯冊一失弊大矣所賞人各鈔一錠布二疋計鈔四千錠布八千疋爾若堅執不與衛必重造關支支則支矣其後將不逾月小吏通同庫藏憑所亡之冊一槩盜支罪甚矣哉爾可免乎朕言至此明旦主事王肅以冊來首嗚呼郭桓死而未朽爾乃疾蹈其蹤燈窻之學安在廣東道御史汪麟初在北平道不押公文特

使涉歷諸事。其汪麟常不居道四散優游。都御史題名榜示進士汪麟。不着道爲何明旦懇告諸生於都堂求免從而去之。既授監察御史之任。輙懷已私上言其首辭曰各部所任之官動猥蔡錯。日獲譴責。然諸事不能一一盡理次曰。妙選布政司有司。三曰御史本達情以廣言路問。刑名失職方令刑名輕重爲能事問囚多寡爲勳勞。如此懷私妄誕或亂朝政曲赦其罪黨居金齒以成見在志人

刑餘攢典盜糧第六十九

龍江衛倉官攢人等。為通同戶部官郭桓等。盜賣倉糧廿六官攢人等已行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本倉收支。不逾半年。進士到倉放糧。朝發籌二百根。至晚乃收二百五根。進士詰焉。乃是已刑之吏康名遠。仍肆奸頑偷出官籌轉賣。與一般刑餘攢典費祐盜支倉糧。嗚呼當是官是吏受刑之時。朕謂斯刑酷矣。聞見者將以為戒。豈意攢典康名遠等肢

殘體壞。形非命存。惡猶不已。仍責官糧。此等兇頑之徒。果將何法以治之乎。

和州魚課第七十

和州判官唐仲芳與同知州邵傑將本州青沙坊等河泊所原辦課鈔。一萬九千四百四十貫各分入巳及至上司催督起解。却將本州人戶不分城市鄉村。一槩科歛每戶一貫二貫有之。或三貫者有之。以此補納前項課程本州人戶數多。科徵鈔數倍於課額。除陪

官外仍復各分入已如此貪婪無已罪惡貫盈致有人吏計彥彰首告發覺良民被其剥害不可勝言

教官妄言第七十二

天下府州縣學官咸懷先聖先賢之道於斯至精者方敢領受是任敷演先聖先賢之道以開天生上智之人以明中材之士以訓下愚之徒學校之設豈非禮之徒易君之所實乃賢人君子端本澄源之所設使君子君是

其徒自漸君子矣惡人君是其徒日漸兇徒矣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寧國府教授方伯循實封寧國府知府韓居一其辭曰於齋戒太祭先食牲牢肉臟又且飲酒及其分間其府官並無二項非為餘罪不律者有之詢其所以府官嚴督學校以致教授方伯循生員張恒等五名憾是督責遂於祭祀之際窺伺府官飲茶教授方伯循自行飲酒徑率諸徒詣齋所將府官祭服四面揪碎若奉上司明文

擒拿有罪者如此非為人神共怒且府州縣教官禮義風俗忠孝出焉凡遇祭祀則當誨訓生徒明以持心守戒之道至期率赴壇所陪祀群神非獨本禮誠敬將後生徒為政不勞祀神熟矣其教授方伯循不獨不本禮以奉神於壇所大辱掌祭之官可謂罪不容誅又有餘罪出納學糧不明改換文案以致本府檢舉非止一端嗚呼有司提調學校勸君之急務也生徒有奸頑者師率不能化且得

府官取其威嚴以成成効豈不美歟柰何反與不才生徒誣辱提調官罪當皆死所在學校想宜知悉

成造馬船第七十二

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水西松潘容疊硐門黎雅等處每歲進馬不下二萬餘匹爲是各處遞運所官夫作弊故將船隻缺少以致將川江船隻打過往往不得依期回還所以着令沿江州郡每處添造船二十隻其各郡

欽依造完者有之。十分中完備七分者有之。惟太平府同知陳汝器、繁昌縣知縣王景東、當塗縣丞張鄰、蕪湖縣主簿周仁等、監工官倉大使潭濵、道副使胡海、高泰、房景賢等、指以造船為由、將合郡一槩科歛、剝削於民。止造到船二隻、及至遞運、仍鉄船隻、復將川江船打過赴京。事覺拿到、問出情弊、罰各官自於龍江成造四倍。終歲不起、各官亡者、仍拿家屬併工造完。似此奸頑、還可逞乎。

冐解軍役第七十三

鳳陽臨淮縣知縣張泰、縣丞林淵、主簿陳日新、典史吳學文、為勾補逃軍事、受要逃軍陳保仔錢鈔、逼令民人管伍管歪兒兄弟二人、充當異姓軍役、兄貢陳保仔、弟貢王虎子軍、各各着役、以致告發、又河南高縣知縣牛丞、縣丞毋亨、主簿李顯名、典史趙谷安、亦受要逃軍趙成錢鈔、逼令征進雲南有功留守烏撒軍人趙成子鐵驢、代充逃軍趙成軍役以

致吉發此兩縣官員盡行典刑。

須行大誥第七十四

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

御製大誥卷之二 終

御製大誥後序

皇上有天下以来。海宇之廣。生齒之衆。機務之繁。思得賢才以圖治道若稽古典内設六卿。外建十有三道。道有所屬府州縣。雖職任大小。其上為
朝廷分憂。下為生民造福。則一而已。日者
中外臣庶。罔體
聖心。大肆貪墨。原弊所由起於六曹。為罪之魁莫甚。郭桓六曹端本澄源之地。而乃

賊貪不法。交通所屬。重爲民害。其或根株蔓延。能卓然自拔。密緘

上聞可也。乃一槩剝民涇渭淆矣。何尤乎人。

上弗忍生人之無辜也。不得已施之五刑。致使有生之命。代彼當死之命。設若守分則俸如井泉之不竭。碩乃貪婪。譬猶潢潦。其涸可立而待。斯

王音日夕所宣諭也。聞者宜惕然矣。而犯者自若。復不忍棄絕之。載勞。

聖慮條畫成書頒示中外臣民家傳人誦否
者罪之罪之者以其玩法雖罪之實所
以生之也題曰
大誥臣三吾竊惟
皇上圖治不遑暇食猶乃營繕是書以為世
戒其愛民之意深矣臣謹請序其後記
臣頃在田野欽覩犯諭戒諭榜諭悉象
以刑不無駭焉暮年有幸得依
日月之光親見罪犯者相繼乃信向所象刑

不徒象矣是誥也。成周乃洪大誥治之誥。非直州長黨正歲時所讀之法之比也

王音所臨。莫不曰。大哉

皇言乎。一哉

皇心乎。自今官欽遵之爲官箴。不敢非法以撓害乎民。民欽守之爲彝訓。不敢違法以交通乎官。將見比屋可封。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矣。洪武十八年十月望日

承務郎左春坊左賛善臣劉三吾謹序